

28

甘肃文史资料选辑

第八辑

(内部发行)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甘肃省委员会
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

甘肃文史资料选辑

第八辑

(内部发行)

11183/8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甘肃省委员会
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

一九八〇年·兰州

沈雁冰同志为本辑封面题字谨致谢忱

甘肃文史资料选辑

第八辑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甘肃省委员会

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

甘肃人民出版社出版

(兰州庆阳路230号)

甘肃省新华书店发行 兰州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8¹²/₁₆ 字数160,000

1980年8月第1版 1980年8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4,960

书号: 11096·24 定价: 1.07元

(内部发行)

目 录

回忆谢子长同志	雷恩钧 (1)
记两当兵变	李特生 (22)
西华池兵变	杨 林 (26)
回忆红军游击队宁县第三支队	刘永培 (35)
党在国民党新十一旅的兵运工作和领导 武装起义的经过	李树林 冯世光 王子庄 (62)
陕甘宁边区陇东中学创办记	陆为公 (80)
清末甘肃师范教育概况	刘 用 (91)
记兰州西北中学	马汝邻 (99)
一九二二年甘肃矿藏初勘经过	赵元贞 (105)
甘肃机器局始末简记	张培霖 (109)
甘肃机器局见闻	邢邦彦 (114)
甘肃造币厂纪实	金小唐 (120)
回忆甘肃水泥公司	郭仲阳 (125)
解放前四十年甘肃金融货币简述	张令琦 (129)

帝国主义洋行在甘肃掠夺剥削农牧民史料三则

.....秦宪周 张志达 马守礼(175)

我所知道的国民党甘肃省贸易公司

.....李剑夫(182)

国民党统治时期甘肃田赋粮的征运与积弊

.....张遂南(200)

从清末到国民党统治时期甘肃田赋概况

.....党家驹(208)

国民党中央调查统计局西北区

的成立及罪恶活动王从先(217)

国民党中统兰州沙沟秘密监狱见闻雷元贞(233)

国民党军统兰州秘密监狱见闻.....甄载明(247)

甘肃同善社始末高涵九(255)

对《伪新十一旅参加反共战役

及三边起义》一文的几点订正

.....李树林 冯世光 王子庄(261)

对《中共甘肃工委斗争概况》一文的补充

.....陈致中(264)

《甘肃文史资料选辑》第七辑勘误(封三)

回忆谢子长同志

雷 恩 钧

今年二月二十一日，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西北革命根据地和西北红军创始人、无产阶级革命家谢子长同志牺牲四十五周年。今天，我们在向社会主义现代化迈进的新长征中，回顾陕甘人民的革命斗争历史，深切怀念在创建陕甘革命根据地和陕甘红军中，同刘志丹同志一起建立了丰功伟绩的谢子长同志。四、五十年前子长同志领导我们战斗的岁月，仿佛又浮现在我的眼前。



—

谢子长同志是陕西安定县（今子长县）枣树坪人，名德元，字子长，号浩如。一八九六年十月出生于一个小康的农民家庭。^{*}十七岁入小学，发愤求学成绩常列第一。后考入西安第一中学，不久又转入榆林中学，未及毕业即回他的故乡安定办小学。

我第一次见到子长同志，是在十六岁那年（一九二〇年）到安定县立完小上学时。我家住在安定县东区北沟，离他家有一百多里路。我未上学前，就听我村两个学生说他们学校有个姓谢的青年先生脑瓜灵，学得好，课也教得好。我心里想，这样的先生一定长得很英俊。到学校一见，和我想的完全两样，他个子不高，背还有点驼，猴形脸，同学戏称“谢猴”。这年，他大概有二十四、五岁，但身体瘦小，性情开朗，坦率大方，行动敏捷，说话果断，显得生气勃勃，很有精神。当时，他给高年级教数学。课余，经常给学生讲一些救国救民的道理，宣传新文化、新思想，鼓励学生从小树立“以天下为己任”的远大理想，立志改革社会。他既有学识，又平易近人，学生对他既尊重，又喜爱，很愿意和他接近。

我由于家境贫寒，在这个学校只上了两年，到一九二一年冬季就停学回家了。一九二四年九月的一天，子长同志打发我同村的一个学生叫我到他那里去。这时，子长同志已在安定县办起了

^{*}谢子长同志的生日，《甘肃日报》一九八〇年元月十九日、《陕西日报》元月二十九日载贺晋年、吴岱峰同志的文章是一八九七年一月十九日，经查证是一八九六年十月。出处见延安《解放日报》一九四六年二月二十二日第四版载：《谢子长同志革命事略》及子长县子长烈士陵园碑文。子长同志去世的日子是农历正月十八日。——整理者

民团，担任团总。那些年头，陕北和全国一样，军阀混战，民不聊生，谁掌握一点兵权，就横行霸道，为非作歹，压榨劳动人民，广大劳苦大众处于水深火热之中。子长同志在榆林中学读书的时候，就受“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影响，立志救国。他未及中学毕业，就回到安定县办学。办学，并不能解救水深火热之中的劳苦大众。他觉得，要改革这个黑暗的社会，就要靠枪杆子，搞军事。在我离开学校的第二年（一九二二年）春天，他听说阎锡山在太原办起了“学兵团”，就抱着“救国为民，以武装打垮旧世界”的思想，去投考这个旧式的讲武学堂。但他去后，招生名额已满，人家看他个头小，又是驼背，身体瘦弱，看不上，不愿要。学军事改革社会的强烈志向激励着这位热血青年，他在太原设法找了些有名之士，多方说情，才进了“学兵团”。出乎主事人的所料，这个其貌不扬的年轻人，聪明好学，专心致志，各门功课都学得非常好。两年后，他以优异的成绩从这里毕业。

一九二三年冬，子长同志从“学兵团”毕业后，即北上京城到“五·四”运动的发源地去寻找革命真理。在北京，他结识了李子洲、魏野畴等旅京的陕西籍共产党人，接受了马列主义。参加了中国共产党。^{*}这位忧国忧民之士，找到了斗争的武器，好象猛虎添翼，奔向了民族解放的战场。一九二四年春天，回到家乡闹起了革命。

子长同志的家离安定县城有十五里路。家里比较富裕，他父亲是个开明人士，在县城还有些影响。一九二四年春季，子长同志从北京回到安定县后，为了便于活动，就利用这个关系，打出办

^{*}谢子长同志入党时间，毛泽东同志一九三九年题的碑文中说是一九二五年，贺晋年、吴岱峰二同志文章也说是一九二五年。但据介绍人白超然同志（现在西安）记忆是二四年。前注《解放日报》中介绍也是一九二四年，根据子长同志革命经历推算应为一九二四年春。——整理者

民团的公开合法旗号，动员县上的绅士、地主出钱出枪帮助他办民团。当时，军阀混战，兵荒马乱，地主绅士也常常被过路的“兵匪”骚扰，一听说上过洋学堂见过大世面的子长同志出头办民团，都满心欢喜，积极出钱出枪，很快就办起了安定县民团，有四十多条枪，绅士们得意洋洋地给县长保荐子长同志担任了团总。

那知道，子长同志搞民团和绅士们想的完全是两样。民团一搞起，子长同志首先用它来对付那些恶霸地主、土豪劣绅，谁欺压老百姓，子长同志就整谁，只要群众有反映，他就找上门去整治，全县各区作恶多端的一些土豪劣绅差不多都被他整遍了。西区有一个绅士，对老百姓凶残，无恶不作，儿子任区团总，比他老子更坏，人称“狼儿子”，子长同志就派人抓来，毒打教训了一顿，他告饶找保后才释放了。

子长同志办事公道，铁面无私，原则性很强。一次，他的一个老乡从家里往城里带了一些大烟土，被城门上站岗的团丁检查出来，不让带进城。此人就说这是谢团总的父亲让给别人带的。团丁给子长同志报告后，他说：“我父亲说的也不行。就是我父亲自己带的也不行，公事要公办！”终未让带进城。

子长同志这样搞，老百姓欢迎，绅士既害怕又恼火，由原先的积极支持而变为千方百计刁难，县政府也不好好供给经费了。这样，民团的伙食、经费就很困难了。没粮吃，子长同志就派人到他家去驮。他家在县城还开有一个杂货铺，没钱用，他就派人到铺子去取。团丁们要吃肉时，也派人去家里拉几只羊吃。他不惜出卖自己的家产以改善士兵的生活。就这样，他用家里的粮食和财产供给县民团半年多，在他的影响下，他家里人对穷人的态度都比较好。子长同志的父亲去世早一些，他的大哥谢德惠在他的影响下，思想进步，积极支持子长同志搞革命，以后也参加了

党，曾任安定区委党的负责工作，为革命做了许多贡献，一九二五年伪县政府逼迫群众交纳苛捐杂税，他领导群众抗交并对县长说：“群众没钱我收不来款，你不行了就把我押住。”县长把他关在班房里，群众却很感激他。

一九二四年八、九月间，子长同志捎话叫我们去的共八人，都是念过几天书的二十岁左右的穷苦学生。去后，他给我们说：“我不要你们当团丁，也不要你们站岗放哨。”我们每天除了学步兵操练外，他就给我们讲地主剥削农民、资本家压榨工人的情况，给我们讲述革命道理，启发我们的阶级觉悟。这一段时间，我们从子长同志那里学到了许多革命道理。原先，我们觉着到这里来当兵还可以抖一抖威风，但在他的教育下，我们逐渐树立了革命的思想，他是我走上革命道路的第一位导师。

三个月以后，一九二四年十二月，我们八人和另外两人被子长同志派到瓦窑堡陕北军阀井岳秀所属石谦部队，这个部队里有一位中共党员李象九当排长，我们就在这个排当兵。去后不久，一天李象九找我谈话，他问我：“你能不能打破个人观念和家乡观念？”我说：“能。”他又问：“你能不能为革命牺牲自己的生命？”由于子长同志几个月的教育，我思想上对革命已有了初步的认识，也就干脆地回答说：“能。”他又说：“这你都能行，就加入共产党吧。”在此之前，我只听说过“革命”这个词，还没听过“共产党”这个词，就问：“共产党是干啥的？”他说：“共产党就是打富济贫，搞革命的。”我就回答说：“好。”于是就和另一人一块在一九二五年二月参加了共产党。入党不久就被任命为班长。

在中共绥德地委的领导下，我们党乘石谦扩大实力的机会，利用李象九与石谦的同乡关系，在石谦部队中秘密地发展党的力

量。到一九二五年春天，子长同志带领的安定县民团也被石谦收编为一个连，子长同志任连长。一九二六年冬打下韩城后，石谦的兵力已发展到一个旅。随着他的兵力的扩大，我们党在其中的力量也逐渐发展，共产党员谢子长、李象九同志都担任了连长，不少共产党员已担任了班、排长。在全国革命高潮的推动下，在谢子长、李象九同志的积极努力下，党在石谦部队中的兵运工作搞得很有成效，开始在这两个连队宣传马列主义。子长同志从绥德师范和榆林中学请来一些进步教员，给士兵讲解马克思主义知识和无产阶级革命道理，连队里订有我党出版的《中国青年》、《向导》等杂志，“五一”劳动节还召开军民联欢会，革命思想在部队中传播很快。到一九二七年春，石谦旅的两三个营各连内都有了共产党的支部，有五六个连长和一百多名士兵秘密加入了共产党。大部分官兵包括石谦本人也逐渐倾向革命。与此同时，谢子长同志还以极大的革命热忱在工农群众中宣传马列主义。这时，李象九连调驻清涧，子长同志率部驻在安定。他在安定建立了中共安定区委，统一领导军队和地方党组织，亲自领导和建立了县和十四个区的农会、工会及学联，改组了国民党县党部，开办了农民运动讲习班，经常组织宣传队走上街头，集会讲演，宣讲革命道理。在农村组织农民协会，领导农民反对土豪劣绅，废除苛捐杂税，不准官方放赌，禁止军队拉差。在子长同志的支持和领导下，学生组织了儿童团，他们到处毁庙宇，搬菩萨，宣传妇女解放，叫妇女剪发、放脚，群众运动搞得很有生气。当时安定县伪县长张凤梧很反动，千方百计破坏学生的进步组织和农民协会。为了教训这个家伙，党组织派儿童团长李宗贵带领团员找张凤梧说理斗争，迫使这个家伙烧水、扫地、打水，使其威风扫地，这件事轰动了安定城。在子长同志和党组织的领导下，革命

的群众运动轰轰烈烈，“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封建主义！”
“打倒军阀官僚！”“打倒土豪劣绅！”的口号响彻安定县城乡。

子长同志的第十二连，班、排长都是共产党员，纪律严明，秋毫无犯。一九二六年过春节时，连里一点好吃的也没有，包括子长同志在内，每人只喝了点小米荞面糊糊。当地的老百姓知道后，杀猪宰羊给部队送来，非让他们收下不可。

子长同志的连在瓦窑堡住时，还给老百姓办了一件好事，瓦窑堡是榆林到延安的交通要道，军阀的部队经常来来往往，他们每到一地就到处抓差，让老百姓赶上毛驴给他们驮东西。一些散兵游勇及地方上的小官吏也经常骚扰百姓。毛驴是陕北老乡的主要牲畜，犁地、送粪、驮水、磨面都离不开，这些官兵乱拉差，搞得群众没办法。子长同志到这里知道这个情况后，就下了一道命令：禁止任何人乱拉老百姓的毛驴支差。他首先从他的部队开始执行。其他过路的部队拉了群众的毛驴，他抓来亲自审问严厉惩罚。这样惩罚了几次以后，消息传开，谁都不敢随意乱拉差了，老百姓十分感激。安定、瓦窑堡一带的群众，称他为“谢青天”，至今人们仍然深情地怀念着他。

二

一九二七年五月，李象九被提升为二营长。在此之前，中共陕西省委密派唐东元同志（广东人，又名唐澍，黄埔军校学生）以军事教官的名义来清涧做党的工作，革命运动出现了高潮，汹涌澎湃的革命洪流，猛烈地冲击着陕北军阀井岳秀和国民党的反动统治。

就在这时，蒋介石公开背叛革命，对共产党人进行血腥镇

压，反动军阀井岳秀与之遥相呼应，紧密配合，陕北各地党组织被破坏，工会、农会被解散。农历七月二十五日晚，井岳秀派刺客暗杀了赞助革命的旅长石谦。接着，伪师长高双成命令李象九营到延安，借口是要改编为“骑兵团”，命令谢子长连到宜川换防，阴谋分而歼之，借机消灭这两支“赤化”了的部队。在此紧急关头，中共陕西省委派向谢子长等同志介绍了蒋介石叛变革命后的形势，传达了党的“八七”会议精神，指示李象九、谢子长：敌人妄图借整编、换防之名，消灭我党在部队中的力量，我们不能束手待毙，应立即举行兵暴——武装起义。按照省委的指示，子长同志和李象九、唐东元等同志组成了起义领导小组，立即着手武装起义的准备工作，决定以谢子长、李象九的两个连为骨干，联络受我党掌握和影响的其他六个连共约一千余人，在陕北清涧县发动武装起义。这就是陕北历史上有名的清涧兵暴。

一九二七年农历九月十五日（公历十月十日）傍晚，子长同志和李象九、唐东元等同志，在清涧县城召集驻在这里四个连的排长以上紧急会议上，分析了全国的形势，传达了省委关于举行起义的指示。然后对起义作了具体的部署，决定驻在清涧的四个连首先发起暴动，然后会合延川县参加起义的另一个连南下宜川，与宜川县参加起义的其他三个连会师。

当晚，起义的枪声在清涧县城打响，起义部队按原计划顺利进行，第二天清晨即撤离清涧县城，挥师南下，途经延长县一举歼灭了敌驻军两个连并一个营部，枪毙了敌营长齐明清。驻宜川的敌军闻讯后，即采取先发制人的手段，向我准备参加起义的宜川三个连发起进攻。这三个连当即迎敌，激战一昼夜，第二天，我清涧、延长起义的部队赶到宜川城下，敌代旅长康子祥率部属百余人仓惶弃城逃跑。三支起义部队在宜川胜利会师。

谢子长同志很注重部队的纪律教育。他亲自抓部队的军纪监察工作，清涧起义的当天晚上，李象九的护兵黄中甫乘机抢劫老百姓的东西，被子长同志发现，当场枪毙。并借这件事对起义部队进行了纪律教育。

宜川会师后，子长同志任一营营长，他及时提出：陕北交通不便，敌人的追击部队只能一个营一个营地向我们运动，乘敌人兵力还未集中之前，我们应该采取集中力量打歼灭战，各个击破，敌人来一个营，我们就消灭一个营，连续消灭它几个营，敌人就不敢轻举妄动了。这样，我起义部队的士气就会越战越强，党和革命的影响就可以进一步扩大。这个意见，得到了唐东元同志的支持。但当时担任旅长的李象九却唯恐这样会损失部队兵力，影响他的旅长地位，执意不听谢、唐二同志的意见，一直按兵不动。结果敌人用二十天左右的时间，相继调来六个营的兵力，包围了宜川县城，并先后攻占了虎头山、凤岐山这两个重要的护城山，使我军陷于被动挨打的局面。这时，李象九又张慌失措，匆忙决定撤出宜川城。撤退以二营为突击队，计划首先击溃离城五里路的党家圪塔一营敌军，扫清我军向南川突围的障碍。当晚战斗打响后，我紧随突击部队驮辎重的一百多匹骡马受到猛烈炮声的惊吓，狂蹦乱跳，四下奔跑，把作后卫的三营也冲乱了，以为前面被打的折回来了，三营又退回城，压上城门。直到枪声停了才又开城往出突围。由于指挥不当，造成战斗失利，我千余人的起义部队只突围出去二百九十多人和十几匹马。只有子长率领的一营作右翼防卫没有被打散，其他两个营都被打散了。

当革命遭受挫折时，总会有一些动摇分子和革命的同路人要离开革命队伍，那些混进革命队伍的投机分子和异己分子则会叛变革命。子长同志对这些叛徒异常愤恨，突围后，我所在的五

连，连长、土匪出身的雷进财召集班、排长开会，预谋叛变投敌。我当时在这个连任排长，向旅部报告了这个情况，子长同志得知后，来我连亲自下了雷进财的枪，并当即处决了这个叛徒。

这年腊月，部队经过两个多月的艰苦转战，南下到达韩城西庄镇。这时，在宜川突围前因和李象九意见不一致而去省委汇报的唐东元同志，和省委派的阎揆要等五、六个同志一起来到了部队，带来了毛主席率领秋收起义部队上井冈山的消息，给我们指明了前进的方向。按照省委的指示，我们甩掉了政治上动摇的李象九及其所控制的一部分人，整顿了部队，将部队改编为“西北工农革命军游击队”，由唐东元、谢子长同志分别任正、副指挥，向陕甘边界进发，开展游击战争。我们走后的第二天，李象九及其所控制的部队被敌军王保民部缴了枪枝。除阎红彦、白锡林等少数同志拒绝交枪、坚持斗争以外，其他都被敌人收编。李象九至此也脱离了革命。

我们向陕甘边界进发的部队在唐东元和子长同志的带领下，离开韩城县西庄镇，日夜兼程来到宜川城下。为了不使敌人追击，我们采取主动进攻，次日清晨打进县城，当天下午又主动撤出，沿着延长——延川——安定——安塞——保安的方向继续前进。一路上，井岳秀的伪军前堵后追，加上寒冬腊月，战士们衣薄粮缺，生活极其艰苦，不少人牺牲了，一些人开了小差，部队减员很多。一九二七年底我们转战到达陕甘边界的瓦子川时，总共只剩下了二十九个人。我所在的五连只剩下连长阎揆要和我两个人。我们在瓦子川刚吃过晚饭，敌人又追了上来，由于寡不敌众，我们便三三两两的分头上山钻进梢林。结果，互相失掉了联系，至此，历时四个多月的清涧起义就此结束了。这次起义虽然失败了，但这是我党领导的西北革命史上第一次武装起义，是我

党领导陕甘人民进行武装斗争的一次尝试和预演，也是我党创建陕甘革命根据地的前奏。它使共产党人受到了锻炼，增长了才干，为以后的武装斗争积累了经验。

这次失败后，子长同志并未气馁。他又奉中共陕西省委指示，同唐东元同志到达渭南，与刘志丹同志一起领导了“渭华起义”。由于敌我力量过于悬殊，起义再次失败，唐东元同志壮烈牺牲。子长和志丹同志返回陕北，转入农村开展武装斗争。

三

清涧起义失败后，我回到家乡安定县，和地方党组织接上关系后搞地下活动。

谢子长同志领导渭华暴动失败以后，蒋介石反动派出巨款在全国通缉他，子长同志秘密回到了安定家乡。我听说他回来了，就到他家去看他。他白天在山洞躲藏，晚上出来活动。我几次去后，见他住在阴暗潮湿的山洞里，我说：“你经常住在这里怎么行？”他爽朗地说：“革命就得不怕死，就得能吃苦！”这句话给我印象很深。至今，我还记得他在低矮的山洞里的草铺上猫着腰说这话的情景。

一九二九年冬，陕北特委决定成立陕北军事委员会，子长同志被选为军委书记。此后，还先后到陕北、甘肃、宁夏的军阀部队中搞过兵运活动。我记得一九三一年前后他曾在宁夏平罗县军阀苏雨生的部下当过旅长。

一九三一年，在子长同志的领导下，阎红彦、白锡林等同志在山西的吕梁山搞起了晋西游击队。我当时奉子长同志的指示去清涧县拉师储杰的烟商武装（保护贩运大烟的武装），也到山西

去搞革命活动（有五十来支枪）。另有杨琪同志领导一股武装约四十多支枪，也去山西搞革命活动。三股革命武装在山西搞的轰轰烈烈，引起了阎锡山的惊慌，调动大军包围了晋西游击队的活动地区，进行清剿。在这样困难重重的情况下，三股革命武装西渡黄河，回到陕北，在陕北特委的领导下成立了统一的组织，在玉家湾一举消灭了井岳秀部属种宝卿团的精锐骑兵排，收了三十几支长短枪，三十匹马。随即乘胜攻打瓦窑堡，我们发动群众参加游击队，扩大武装力量，队伍迅速发展到二百多人。这年十月我们转战到陕甘交界的子午岭山区，在华池县南梁堡和刘志丹同志领导的游击队胜利会合。不久，子长同志奉党的指示也来到南梁领导游击战争，担任我们这支部队的总指挥，下辖两个支队，志丹同志担任第二支队长。十二月底，游击队改编为西北抗日反帝同盟军，子长同志担任总指挥，志丹同志任副总指挥。

一九三二年二月，反帝同盟军在正宁县三甲原整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子长、志丹同志分任正副指挥。我当时任三大队长，被选为由二十多人组成的队委会成员。队委会是陕甘游击队党的最高领导机关，书记和第一副书记由子长、志丹同志分任。

在子长、志丹同志的正确领导下，我们这支队伍打下了旬邑县职田镇，消灭了旬邑、彬县、长武、宜君的部分民团。四月攻占了旬邑县城，力量发展很快，红军影响迅速扩大，在正宁县的四村原，建立农民协会，发动群众平分土地，开辟了陕甘交界最早的一块革命根据地。但就在这时，积极推行“左”倾路线的陕西省委负责人杜衡来到陕甘游击队，污蔑子长同志不执行省委关于攻打城市的错误指令是“逃跑主义”、“梢山主义”，撤销了子长同志的总指挥职务，调他到甘肃军阀部队去搞兵运工作。子